

research on overseas ningbone

ese Research on overseas ning

bone Research on overseas

ningbon

eas ning

erseas in

terscap

研 海
究 外
宁 波
人

海外宁波人研究会编

宁波出版社

海外宁波人研究

海外宁波人研究会 编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建国

封面设计：林绍灵

海外宁波人研究

海外宁波人研究会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激光照排：宁波敦煌影视艺术有限公司

图文印制：宁波日报印务公司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85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02 - 216 - 3 / K · 15 定价：16.00 元

目 录

迎接 21 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	周南京	(1)
加强对“宁波帮”的研究	丁日初	(15)
邓小平与“宁波帮” ——邓小平的侨务思想在宁波的成功实践	王险峰 王耀成	(18)
“宁波帮”简论	王遂今	(32)
宁波商帮发展史迹	周乃复	(56)
从扩散到复归 ——论海外“宁波帮”的运行轨迹	袁恩桢	(73)
世纪之交海外宁波人回顾与展望	陆志濂	(79)
海外“宁波帮”概述	宁波市侨办	(105)
宁波海外新移民现状简析	宁波市侨办	(111)
香港的经济繁荣与宁波商人	金普森	(117)
浙东传统文化和宁波商人的经营之道	徐季子	(122)
试论甬籍企业家乡土观念的现代性转化	冯筱才	(133)

投资于未来

- 略论海外宁波人的捐赠 王耀成 王险峰 (138)
- 论海外宁波帮企业家的兴学助教 沈雨梧 (148)
- 爱国华侨巨子
- 吴锦堂 徐大卫 (163)
- 蹈海者与农耕者
- 记安子介的学术品格 徐葆根 (182)
- 德懿才茂 华侨之光
- 论包玉刚 贺秉元 (189)
- 包玉刚与 80 年代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孙善根 (201)
- 试论船王包玉刚成功诸要素 高明强 (213)
- 香港宁波商人传记评释
- 以包玉刚为例 李培德 (222)
- 沈宗瀚先生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沈君山 (232)
- 从《西潮》到《新潮》:蒋梦麟的中西文化观
- 余子道 (240)
- 张其昀与台湾的文化教育建设 盛善珠 (252)
- 海外宁波籍作家对现、当代文学的贡献 竹潜民 (261)
- 刘以鬯和中国现代文学
- 兼评他的“实验小说” 曹惠民 (278)
- 后记 (290)

迎接 21 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

周南京

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国际上出现了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局部地区虽然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甚至炮声隆隆，但在总体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 1997 年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为重要标志），以及各国华人在经济、社会、科技、学术、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的实力或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历届世界华商大会、东南亚华人财团的崛起、美国华人科技力量的日益壮大为重要标志），世界上出现了日益高涨的“华人研究热”，以致“华人学”成为海内外一门“显学”。

这种“华人研究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各国从事华人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日益增多。其中较著名的有（恕免敬称）澳大利亚的王赓武、颜清漘、科珀尔（Charles Coppel）、刘渭平、杨进发、纪宝坤；新加坡的林孝胜、崔贵强、廖建裕、柯木林；马来西亚的李业霖、林水

棣、陈剑虹；菲律宾的洪玉华、吴文焕、洪荣西；日本的游仲勋、戴国辉、李国卿、安井三吉；美国的麦礼谦、王灵智、邝治中；加拿大的魏安国(Edgar Wickberg)、李东海、李胜生；法国的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廖遇常；荷兰的鲍乐史(Leonard Blusse)、班国瑞(Gregor Benton)、温茂林(Hans Vermeulen)、彭轲(Frank N. Pieke)；德国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玛丽·索默斯·海德赫斯(Mary F. Somers Heidhues)。(二)各国研究华人问题的机构不断增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马来西亚吉隆坡华社研究资料中心、菲律宾华裔中心(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新加坡华裔馆；甚至出现了国际性学术团体，即以王赓武为会长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三)华人问题的地区性、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日益频繁。仅在中国境内，中国与国外学术机构就联合举办过四次华人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在广州(1985)，两次在厦门(1989、1996)，一次在汕头(1993)。1997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华侨华人文化”学术研讨会，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与会。(四)各国关于华人研究的学术刊物、论文、专著、丛书、资料汇编等相继出现。以中国为例，据姜樾主编《华侨华人研究著述题录(1976—1989)》(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出版)统计，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共发表了华侨华人研究论文、文章4203篇。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不完全统计，1981—1991年，中国共出版侨史专著29部，810余万字；论文集19

部,近400万字;译著16部,325万字;普及读物12部,255万字;资料集27部,近900万字;内部出版的集子和资料汇编50部,1000万字;总共153部,约3600万字。此外,还有华侨题材的文艺作品23部。而从1991年至1996年中,出版的侨史著作约70部,1800余万字,平均每年14部,360万字。曾伊平、陈丽娘编《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索引(1980—1990)》(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有用索引。麦礼谦主编《关于美国华人的中文资料提要》(Him Mark Iai, *A History Reclaime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6),向读者介绍了美国华人研究的一般情况以及已经出版的有关美国华人的华文著作。在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我们正在编纂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该书共12卷,即:(1)总论卷(2)人物卷(3)社团政党卷(4)经济卷(5)教育科技卷(6)新闻出版卷(7)法律条例政策卷(8)历史卷(9)著作学术卷(10)社区民俗卷(11)文学艺术卷(12)侨乡卷。每卷约100万字,个别卷可能大大超过,总字数约1500万字。采取完成一卷出版一卷的原则。1998年上半年开始分卷出版,预计21世纪初才能全部出齐。这部书由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问题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由菲律宾龚诗贮基金会独资赞助。这部《全书》完成之后,必将推动华侨华人研究进入新的更加繁荣的阶段。新加坡华裔馆馆长潘翎女士也在主编英文版《海外华人百科全书》,只有一册,实际上是一部由各国

学者共同编写的大型论文集，相当于我们正在编纂的总论卷。（五）一些原来研究华人问题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例如欧洲、南美洲、非洲等地，许多人也开始重视华人研究，并出版了很有价值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肤色，混乱与承认：南非华人史》（Melanie Yap &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的出版。该书是南非华人所写的首部较系统而全面的南非华人史书，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也标志着世界华人历史研究在广度上的发展。这次在宁波市首次举行的“海外宁波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具有开拓性意义。过去对闽粤籍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较多，而忽略了对海外宁波人的研究。就经济实力而论，海外“宁波帮”的力量虽然不如闽粤华侨，但海外“宁波帮”的经济实力亦不容忽视。“宁波帮”在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在海运业、地产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纺织业等领域，均有不凡之表现，涌现了诸如王宽诚、王家福、包玉刚、水铭漳、安子介、孙忠利、邵逸夫、吴锦堂、范岁久、曹光彪、董浩云、董建华等闻名全球的企业巨头（沈雨梧编著《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三联书店，1990年）。进一步深入研究海外“宁波帮”的历史与现状，不仅从华侨华人研究的角度是必要的，它可以拓展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和视野，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六）各国学者对华人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颇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例如王赓武的东南亚华人三大集

团论、多种(重)认同论,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儒教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关系、华人文化的特性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华人同化或融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来源于华人历史与现实生活本身,发人深省,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们看到,在世纪之交,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机遇良多,不论在经济、社会、科技、学术、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欧、美、澳、日本等地的新移民约有100多万,他们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作出了引人注目的佳绩。但同时华侨华人也遇到各种挑战,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华人仍然没有摆脱历史造成的困境,例如: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层出不穷;主要以菲律宾华为对象的绑架风有变本加厉之势,等等。尽管如此,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只要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无疑会成为繁荣富强的世界性强国之一。同时,世界各国华人在各方面也必然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可以肯定,在21世纪必然会出现华侨华人研究的新高潮。21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的到来,是世界华人力量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客观需要。我们应该伸开双臂欢迎21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的到来。

那么,我们应该以何种精神和态度来对待即将到来的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呢?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应该头脑冷静,讲究政策,分清界线,实事求是

地估计华侨华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是应该分清华侨与华人属于不同的概念。近年来,关于华侨、华人等称谓问题,已成为国内外侨务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我认为,华侨与华人虽然具有共同的血缘、文化传统和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但时至今日,二者已经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是指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195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不赞同华侨拥有双重国籍。1980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同时具有双重国籍。据此,凡仍保留中国国籍的旅外侨民称为华侨,而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有华侨则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应称为华人或外籍华人或华裔。目前,据一般估计,世界上3000余万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中约90%的人已转变成为华人,只有约10%仍然保持华侨身份。在东南亚各国,保持华侨身份者的比例可能更低。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不断有新移民移居国外,这些新移民在加入所在国国籍之前具有华侨身份,因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华侨这个名称是不会消失的。华侨是华人的前身,华人是从华侨转变过来的,二者具有历史继承关系。我们所以将华侨和华人两个词连用,只是因为历史不可割断,只是承认华侨与华人在历史上、血缘上、文化传统上和社会经济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现实,而丝毫不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

念。把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大陆称为“爱国爱乡”是不妥当的，投资是一种与血缘或文化传统无必然联系的经济行为，称他们爱国只能指他们所属的国家，而不是中国。如果混淆了这个界线，特别是在东南亚，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不久前出版的一部大型画册《赤子心，桑梓情》，称赞赞助人为“旅菲爱国华人”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旅菲”和“爱国”的只能是华侨，“旅菲华人”爱国只能指爱菲律宾，而不能指中国。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政策界线。我国有许多人，特别是地方干部，往往忽视或经常混淆这个政策界线。

与此相关的名称还有“华人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华人经济共同体”、“中国人经济共同体”等，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都拉进“大中华经济圈”的范畴之内。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本来就属于一个国家，把它们称之为“中国经济圈”或“大中华经济圈”是合乎逻辑的。但把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人硬拉进所谓“大中华经济圈”或“华人经济共同体”，那就谬之千里了。世界上确实存在华人经济网络、世界性宗亲组织联谊会、世界华商大会等，主要是世界各地华人在经济上互通信息，加强联络，互做生意的一种网络或形式，但它绝不是具有实体性质的“经济圈”或“经济共同体”。

“天下华人是一家”的提法同样是不正确的。1996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一条消息，我国有几个单位打算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天下华人是一家”为会议主题。从血统上讲，海外华人都是炎黄子孙，但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讲，海外华人已分属于不同国家，绝对不是

“一家”。因此以“天下华人是一家”作为国际会议的主题，应该说在政治上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其结果是这次国际会议没有开成。其实，引进华侨华人资本是一种经济行为，完全没有必要打起血缘主义旗号，只要投资环境良好，让人有利可图，自然会达到招商引资的效果。

可见，称谓问题并不是无所谓的咬文嚼字的小事情，而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政策问题。

二、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世界各国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家学者往往抱有不同的目的或动机，站在不同的立场，采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例如，有些日本学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喜欢夸大华人的经济实力，以转移东南亚人民对日本资本的警惕和注意力。美国学者汉弥顿也提出了“大华人共荣圈”的概念，同样也出于自己的目的。中苏交恶时期，苏联学者曾大肆攻击华侨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自然也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华侨是中国人民在海外的延伸，华侨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中期之后，大部分华侨已转变成为华人，华人已变成所在国的少数民族（只有新加坡例外，华人是当地的多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已成为所在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客观历史条件虽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许多中国学者民族感情浓重，他们的思想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其认

识水平或思想境界仍然停留在原来的中国本位主义的水平上，他们的华侨华人研究著作仍然带有浓烈的民族感情色彩，而比较缺乏深入细致和具有说服力的科学分析和论证。例如，他们深受“华侨不变论”和“中华文化不可能被同化”等等论调的影响。而实际上移居异域的华侨华人，经过若干代之后，不论在生理（血统）、风俗习惯、语言、教育等方面，都受到当地民族和当地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致使他们所继承的中华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异，特别是已经相传数代的土生华人，这种变异尤为显著，或者说他们固有的中华文化传统已大大褪色了或走样了，甚至在他们身上很难再找到中华文化的多少痕迹了。以致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出现了“没有华文的华人文化”的奇景。

时至今日，大部分华侨已变成华人，继续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位来研究海外华人问题是不可取的，而应该代之以华人本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海外华人问题。即根据华人社会本身的演变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或者说，不应该再把华人问题放在中国历史的框架内，而应该把它放在世界历史和当地历史的框架内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华人问题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三、要创造国际化的、开放的、宽松的、民主的学术环境。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

由于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由于种种人为因素，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却裹足不前，没有取得与经济领域相等的进步。我不否认华侨华人研究具有敏感性，正如外交、宗教问题等具有敏感性一样。但不能借口具有敏感性，而对华侨华人研究采取不支持、泼冷水、阻拦、拒之门外或设置障碍等消极态度。其实，华人社会千变万化，我们若要了解这种变化，就应该加强同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以敏感为理由而对学术交流活动采取鸵鸟政策，对我国有关部门了解真实侨情和制订正确的侨务政策并没有任何好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与之相适应，也应该在学术领域，尤其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创造国际化的、开放的、宽松的、民主的学术环境。这样，在 21 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到来之时，我们才不会落在时代的后面，才会做出与作为华侨华人发源地的地位相称的贡献。

四、应该重视和大力培养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年轻科研人员。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华侨华人研究在内）面临严重的青黄不接和人才流失问题。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热衷于引进华侨华人资本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同时，不应忽略对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忽视华侨华人研究，特别是不重视华侨华人研究新生力量的培养，是

一种眼光短浅的行为。

五、应该建立全国性的华侨华人研究资料中心。

为了迎接 21 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的到来，应该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华侨华人研究资料中心。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如厦门、泉州、广州、汕头、浙江青田县、广东揭西县、广东梅州市等地，已经或正在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或华侨历史陈列馆，但其职能主要是展览或陈列华侨历史文物和图片，而没有发展成为华侨华人研究资料中心。尤其是作为首都的北京，虽然陈嘉庚在世时已有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计划，但时隔许多年，迄今依然处在雷大雨小的状态。希望全国侨联领导能采取有效措施以促成陈嘉庚遗愿的早日实现。在北京建立全国性的华侨华人研究资料中心，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六、要大大加强与台湾地区和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华人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众多方面，因此靠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加强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去年 8 月，21 名中国大陆学者赴台参加“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今年 8 月，以张希哲教授为首的台湾华侨协会总会大陆考察团访问北京、南京、

上海、厦门、泉州、汕头等地，与大陆学者共同探讨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诸问题。海峡两岸侨史研究各有优势，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强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加强与国外同行，特别是各国华人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海外华人学者长期生活在海外，他们十分熟悉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有条件对当地华人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对当地华人社区的研究著作具有较坚实的资料基础，颇具说服力，值得我国学者认真学习。例如邝治中对纽约唐人街的研究，麦礼谦著《从华侨到华人》，颜清湟对新马华人社会的研究，廖建裕对印尼土生华人社会的研究等等。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华侨华人研究有许多不足之处，只有加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才会有长足的进步。

七、要拓宽研究领域，特别要加强对一些薄弱环节的研究，如华侨华人文化、社区民俗、民间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心态变化等等。

我不赞成“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带有自我夸大的说法。但邓小平理论将使中国以巨人的步伐进入21世纪的提法，却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21世纪华侨华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将会有更长足的发展，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必然要到来，那也是合乎逻辑发展的。让我们创造条件，共同努力，迎接21世纪华侨华人研究新高潮的到来。